

Black
Vodka

碎成

十二片

[英] 德博拉·利维 著
马华 译

的心

Deborah
Levy

四川文艺出版社

碎成
十二片
的心

〔英〕德博拉·利维 著
马华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碎成十二片的心 / (英) 德博拉·利维著; 马华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11-4823-1

I. ①碎… II. ①德… ②马…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5349 号

SUI CHENG SHIER PIAN DE XIN

碎成十二片的心

(英) 德博拉·利维 著 马华 译

策划编辑 汤 胜
责任编辑 苟婉莹 王筠竹
营销编辑 李 莉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 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 × 185mm 1/32
印 张 4.5 字 数 90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823-1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Contents

- 黑色伏特加 1
突如其来的光 21
维也纳 33
星云国度 43
枕边私语 69
穴居女孩 85
电话响了 99
更好的生活 125
罗马 117
碎成十二片的心 105



黑色伏特加

第一次见到丽莎我就知道她会帮我彻底改变自己。知道这件事让我如同一个在放暑假的孩子，我感到轻松——毕竟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焦虑的人。关于我，有一些事情需要先交代清楚。我的背上，确切地说，在肩胛骨之间，有一小块隆起的肉。如果我只穿一件衬衫而没有套夹克，你就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个人竟然可以风采与残缺并存，这真是不可思议。人们会肆无忌惮地盯着我的隆肉看，努力弄清楚他们和我之间的不同。在学校里，男孩子们叫我“阿里”，因为他们认为骆驼就叫这个名字。阿里，阿里，阿里，阿里有隆肉。学校本是保护我们、给我们安全

感的地方，可实际上，操场上所发生的“种族清洗”不是简单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

小小年纪我就明白了“无所归属”的含义。畸形。另类。奇怪。滚回去阿里，滚回去。虽然事实上我和他们一样都在滨海绍森德出生，可他们却把我放逐到阿拉伯沙漠地区，并且不允许我和他们一起躲在皱皮棚后面抽烟。

关于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说明。我为一家首屈一指的广告公司撰写文案，收入颇丰，但并未得到同事们的尊重，因为他们觉得我不知足。丰衣足食、春风得意却不知足的人不值得尊重，这点我了然于胸。

我第一次瞥见丽莎，是在为新款伏特加冠名的提案发布会上。我们公司赢得了为客户进行广告宣传活动的业务。当时，我站在一个升起的小舞台上，手指指向一张满天繁星的幻灯片。我调整了一下麦克风夹，

开始讲话：

“黑色伏特加……”我说，语气中带点邪恶，“黑色伏特加，对于那些寻求有格调的忧愁的人来说，颇具吸引力。如果维克多·雨果在世，他可能会说：我们孑然一身、一无所有，我们被夜色裹挟；喝黑色伏特加是为了缅怀我们的生活。”

我解释说，提到伏特加，人们大多会联想到前东方阵营中的共产主义国家。众所周知，在这些政权体制下人们对抽象概念、主观理念和概念化认知的探究是个人对国家的终极反抗。黑色伏特加会乘着怀旧之风，成为文雅之人、独具慧眼之士的绝佳选择。

我的同事们一边小口喝着实习生从星巴克买来的拿铁，一边仔细聆听着我的观点。我坚持说黑色伏特加是“高颧骨”的，其中几个家伙笑得很不自然。我是办公室里出了名的“残疾诗人”。这时我注意到听众中间有一张陌生的面孔：一个女人，一头棕色长发，

发梢的颜色非常浅。她穿着灰色羊绒衫，双臂交叉于胸前，膝盖上摊着一本笔记本。她时不时地拿起笔记本，用铅笔信手乱画。目光如炬的我（其实是远视）可以肯定，这位陌生人正以极为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着我。

提案发布会结束之后，我的同事理查德为我介绍了这位带着笔记本的女士。虽然他嘴上没说，但我已经把她看作他的新女友。理查德身材健硕，每天早上都喷着浓郁的古龙水，这点是出了名的。“西印度苦橙”。那味道既能激起人的欲望，又能令人极度悲伤。我每每都有种第二天想要一下子买上五瓶的冲动，可这样只会让人注意到我残破的身躯，也更凸显我和理查德的不同。在黑色伏特加提案发布会上我试图唤起人们虚无的欲望，而这个女人用不带任何情感的目光注视了我，就莫名地让我体会到这种虚无。理查德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让我惊愕不已。

理查德满脸笑意地看着我，很明显被什么事给逗乐了，但他不想多做解释。

“丽莎是一位考古学家。我想她会对你的提案感兴趣。”

那是一双淡蓝色的眼睛。

“你想买黑色伏特加吗，丽莎？”

她告诉我说她想……呃……她想尝试一下，紧接着她尖叫了起来，因为理查德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身后，双手像手铐一样环扣住她纤细的腰。

我收好电脑，心中突然涌现出不可抑制的愤怒，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成为一个背部没有“负担”的男人。通常我们会在发布会结束后开香槟庆祝，让实习生点一些小吃外卖。可当我看到装满罗勒香蒜酱的小小糕点盒上摆放着一盘番茄干时，我想一拳把它们捶翻在地。

我提前离开了办公室，甚至在走之前没有问老板

对这次提案发布会的想法。汤姆·迈因斯是我们公司出了名的“铁腕”（尽管他称之为“远见”），他深受湿疹之苦，手腕和手上长着铁青色的湿疹。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买的所有夹克都带有超长的袖子。对于别人如何掩盖他们身体上的痛苦这件事，我沉酣入迷，原因不言而喻。

我嘟囔着说有急事，没等汤姆教训我就迅速离开。然而我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径直走向丽莎。我很清楚汤姆·迈因斯一直看着我，他瘦瘦灰灰的手指蜷缩在夹克的袖口处。我接下来的行为也许听起来很奇怪：我把我的名片给了理查德的女朋友。她面部肌肉努力做出惊奇的表情，眉毛扬起、双唇微张，略带嘲讽，但我知道她是装的。因为当时她在笔记本上涂鸦时，笔记本是摊在膝盖上的。我站在升起的台子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她在左手页上画了一张我的素描。一幅裸体、驼背男人的素描，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做了标记。在这幅极其精确的素描下方（她竟然在幻想我裸

体？)，她草草地写下两个字：智人^①。

她打电话给我。丽莎竟然拨通了我的号码。我立刻问她愿不愿意周五一起共进晚餐。不行，她周五没空。通常相互吸引的两个人总会假装各自过着充实而忙碌的生活，但我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能披荆斩棘、无所畏惧地克服羞耻心。我告诉她，如果她周五不行，我周一、周二、周三和周四都有空，周末也可以。

我们约定周三在南肯辛顿见面。她说她喜欢那个地方辽阔的天空。我建议距离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不远的波兰俱乐部里，把酒单上的加味伏特加喝个遍。这样，我们可以就我的黑色伏特加的文案进行一些实地调查。她说她非常乐意做我的助手。

^①智人意为“有智慧的人”。活跃于距今约30万年~1万年前，其中分为处于旧石器中期的早期智人（距今30万年~10万年前）和处于旧石器晚期的晚期智人（距今10万年~1万年前）两个阶段。——译注（全书无特殊说明皆为译注）

那天晚上，我（再次）梦到波兰。在这个多次出现的梦里，我在华沙去绍森德的火车上。车厢里有一位士兵。他亲吻母亲的手，接着亲吻女朋友的嘴唇。我透过挂在车厢墙壁上的老旧镜子注视着他，我可以看见他卡其色制服里包裹着一个隆起的背。每次梦醒，我的脸颊总是挂着泪水，透明如伏特加，但温暖如雨。

下雨时我会格外用力关出租车车门。我喜欢雨。它让每一个动作都多了一层意韵，为其注入五毫升的莫名欲望。周三晚上，我乘出租车在伦敦第一区的博览会路下车时，天正下着雨。远远地，我可以看到海德公园里乔木上的秋叶。空气柔和、凉爽。沿着博览会路向北走时，我知道在这新世纪的铺路石下曾经是田野和果蔬农场。我想和丽莎优哉游哉地在这片田野里消磨时光。丽莎躺在我的腿上，我们一起看云卷云舒；我想让那些说我是怪胎的同学对我刮目相看。

在去往波兰俱乐部的路上，我故意放慢脚步。那

排乔治王朝时的白色典雅房子在“二战”期间被捐赠给了波兰地下组织，后来变成了文化聚集地，对因为斯大林的统治而无法回到波兰的人来说，这是个家一样的存在。在做黑色伏特加文案调查时，我发现斯大林和我一样身体有残缺。他的脸因为生天花留下好多麻点；他的一只手臂比另一只长；他被人叫作“老虎”是因为他的眼睛是黄色的；他个子不高，只能靠穿厚底鞋来弥补。我从不穿高跟鞋来凸显自己，但我总觉得自己是遗失物，时刻等待被人认领。在服务周到、宾至如归的波兰俱乐部里住上几天总能满足我的自尊心。

我拿起一个木制的衣架撑起外套，挂在门厅的挂衣杆上，然后走进酒吧。一位来自卢布林的女服务员彬彬有礼、神情淡然地确认了我的预定信息。她谨慎周到地请我“边喝酒边等待同伴的到来”。我欣然同意，点了双份胡椒味伏特加。三十分钟过去了，我品

尝了树莓、蜂蜜、香菜、李子和苹果等味道的伏特加，而我的同伴还没到。窗外，天空逐渐变暗。我旁边的天鹅绒椅子上坐着一位头戴绿色毛毡帽的老妇人，只见她在一张纸片上潦草地写着某种数学公式。她如此入神，我开始担心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另外一位数学家也在做着同样的演算，就在此刻，晚上八点二十五分，比她更早找到解决这个公式的方法。有一种可能：当她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这些无穷无尽的零时，另一个人因为对人类知识的贡献正站在巴西的圣保罗或者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的领奖台上，领取丰厚的奖金。我会不会也在无穷无尽的耻辱中等待丽莎，而此刻的她或许正躺在理查德的臂弯里，噘着嘴亲吻理查德。

不，我不会。她迟到了，气喘吁吁。我能看出来，她对让我等她这件事真心觉得抱歉。我给她点了杯樱桃伏特加，她告诉我她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她一直为马上就要在康沃尔展开的考古发掘做计划，但是电脑

瘫痪了，她丢失了大部分的资料。

没有比在你喜欢的人身边呼吸更好的了。我的过去并不值得回首，但我被一位沉迷于发掘过去的女人所吸引，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是丽莎和我的第一次约会。我们坐在波兰俱乐部的餐厅里，把浆洗熨烫过的亚麻餐巾铺在膝盖上；赞叹头顶的枝形吊灯；谈论油腻的黑蛋，由 beluga、osietra 和 sevruga 的鱼卵制作而成的鱼子酱^①。那位来自卢布林的女服务员让我们点单，不用说，相比鱼的种类或口味，丽莎更想了解的是我。

“那么你住在哪里？”她这么问好像我是她的考古发现，需要用黑色墨汁标记。

我告诉她我有一套三间卧室的套间，就在诺丁山的一栋双前檐维多利亚式的别墅里，阳台朝西。我想

^① 鲑鱼中，只有 beluga、osietra 和 sevruga 三个品种的鱼卵可用于制作鱼子酱。